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四百三十二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

九 賈氏公彥曰下別言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

據小聘大夫聘禮據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為義篇末云魚腸胃倫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經魚腸
胃倫膚皆七則謂子男小聘之下大夫也 敖氏
繼公曰此篇主言食小國小聘之賓蓋與前篇互
見其禮也

案秋官掌客職云公侯伯子男之相為賓上公三
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
一燕是諸侯饗食燕其來朝諸侯之數也其疏云
天子之待諸侯當與諸侯之自相待者同理或然

也聘記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是諸侯饗
食燕乎大聘之卿之數也若小聘大夫則聘記云
上介一食一饗小聘其禮如為介蓋大聘之上介
以下大夫而小聘之賓其爵與同故其食饗之數
亦如之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
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所云是也其牲則體
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
王饗之其牲則折俎亦曰殺烝故國語云親戚宴
饗則有殺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
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
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
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
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
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

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是也燕則折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詩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者有飯有穀雖設酒飲祇以漱口以飯為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云上公九舉及此禮是也二是燕食曲禮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

案食與饗燕類也然饗食於廟燕於寢故饗最重

食次之燕又次之燕禮者諸侯燕其大夫若聘大
夫之禮此篇則諸侯食聘大夫之禮因附見主國
大夫食聘大夫之禮也以燕推之則諸侯亦當有
食其大夫之禮以食燕推之則諸侯又當有饗其
大夫若聘大夫之禮以主國大夫食聘大夫者推
之則主國大夫亦當有饗燕聘大夫及自相與饗
食燕之禮且推而上之諸侯又當有饗食燕其來
朝之諸侯及王國來聘之大夫之禮天子亦當有

饗食燕其大夫與來朝之諸侯及侯國來聘之大夫之禮今攷諸經傳如秋官掌客職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職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七獻七舉子男五獻五舉是天子之饗食其來朝之諸侯者也左傳所載定王饗士會事是天子之饗侯國之聘大夫者也聘禮曰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是主國大夫之饗食乎聘大夫者也其詳則經籍散軼蓋不可盡考矣

公食大夫之禮

食音嗣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禮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劉氏敞曰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鄭氏鍔曰天官外饗職掌外祭祀之割亨賓客殮饗饗食之事如之蓋事實如事神敬之至也

案聘記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傳曰使者
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媿厲之也然則疏家以此禮
為因聘而食者是也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此禮惟
公親設醬若牲則不親割爵亦不親酌又無樂舞之
事侯禮殺於王禮而聘賓又非老更比也大抵食禮
通乎上下其等差則視乎食之之人與所食之人以
為隆殺耳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賈氏公彥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

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 劉氏敞曰戒

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

也 敖氏繼公曰云各以其爵則兼卿大夫言矣此

蓋顧下經食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飲食之禮賓主

敵則親戒速所以尊賓也此以其爵亦其義也

案大夫不著所服亦朝服也戒以其爵則服亦以其爵下文賓朝服此大夫亦朝服往戒可知戒賓必有其辭然燕主飲故辭曰有不腆之酒燕君在阼故辭曰與寡君須臾此食禮無酒又無阼席則辭當與彼異然經記無文不可考矣

上介出請入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所以為來事 賈氏公彥曰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所為來事

三辭

三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賈氏公彥

曰聘日已致饗故今辭食但受饗之時禮辭而已至
饗食皆當三辭 敖氏繼公曰食必三辭重於燕也
燕則再辭而許

案下經言設洗如饗注云如其近者此注所云先受
賜蓋亦指饗言之未必舍近而遙繼饗也

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不言朝服可知也既對乃北面而拜拜辱說見鄉飲酒 鄭氏康成曰不答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再拜稽首受命 郝氏敬曰將命致君食賓之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拜使者屈辱來迎已

案拜辱者拜君命之辱非拜使者之辱也故使者不得而答之受命必稽首者臣禮也以燕禮之辭例之此賓將出時宜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其既受命

亦宜曰君貶寡君多矣又辱賜於使臣臣敢拜賜命
然後再拜稽首

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復於君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
敖氏繼公曰云不拜送明有拜送者先拜送乃從
之國君於王使之禮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
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

送於門外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案鄉飲射禮雖從之猶拜送者以主人親戒故也聘禮之郊勞歸饗雖使者猶拜送者以賓不從之故也此使者戒而賓又從之故不拜送覲禮之侯氏雖於使者而已又從之然猶拜送者以敬天子之使也此賓於主君則為外臣故異然則若食已國之大夫使者既戒而還其所戒之賓亦必拜送矣遂從之非與

戒者偕行也言隨後踵至耳亦所以明其不易服也

右戒賓

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

朝音潮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如聘謂賓入于次乃即位而主君之擯者亦三人也賓即位亦於西方東面介立於其東南北面西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

賈疏聘禮重賓發館

卽皮弁此禮輕
及大門乃朝服

案聘使自始迄終惟以皮弁服朝服爲隆殺無服玄
端者鄭謂初服玄端非也朝服大夫之正服大夫與
大夫相接胡爲而不朝服乎下記云賓之乘車在大
門外西方北面立則賓卽位在下行之後而車已還
立矣

右賓卽位于大門外

卽位具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卽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節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也擯者俟君子大門外

賈疏賓主

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

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

門之外

賈疏以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已下廟內之位故知此時皆在廟門外也

案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內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卽位者尚非主人也擯者從君但在大門內唯上擯請事乃出耳言具則自甸人陳鼎以下至於宰夫之具

皆具也隨所在而具之則不專在廟門外也矣

羹定定多
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著之者下以為節

案此即下記所云亨於門外東方者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局霽霽若東若編

編必
綿反

注今文局作鉉
古文霽皆作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鼎一大牢也

賈疏聘禮致飧與
饗餼皆九鼎此無

鮮魚鮮腊與聘禮
腥一牢鼎七同

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

賈疏天
官有甸

師氏兼有亨人諸侯
兼官故甸人兼亨人

南面西上以其為賓也
扃鼎扛

所以舉之者凡鼎靈蓋以茅為之

賈疏茅是潔白之物故疑用茅長

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
教氏繼公曰甸人掌以薪

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此時為陳鼎也天子則外饗為
之大牢而用七鼎以所食者乃大夫也篇首雖言使
大夫戒各以其爵而篇中則實主言下大夫耳陳鼎
於廟門外少北而東西則當門陳鼎當門南面君禮
也西上明為賓也設扃靈在陳鼎之前於此乃言之

者亦因而見之也若束若編亦謂科用其一耳與若丹若墨之文意同

案聘禮于上介其致飧致饗皆鼎七此小聘之賓爵與大聘之上介同故亦七鼎聘記所謂小聘其禮如為介是也但致飧致饗不羞庶羞故正鼎之外并陪鼎而皆陳之此禮之庶羞臨食乃取諸門外東方而入而設之故惟具之於饗爨不實於陪鼎以與正鼎同陳也

設洗如饗

注古文饗
或作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
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賈氏公彥曰不
言如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不得用燕禮決之也注
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食與饗燕同無饗禮故引
燕禮而言

案設洗亦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雷

餘論李氏如圭曰春秋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

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趙孟欲一獻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
爲客此春秋時饗禮之可見者

案據此則是饗得因時爲隆殺又有兼饗之法然曰
趙孟爲客則是雖兼饗仍主一人爲賓矣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

匱逸離
反音移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公設盥也公尊不就洗

賈疏特
牲尸尊

不就洗盥用槃匱故知
此亦爲公盥不就洗也

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

服位 敖氏繼公曰匱盛盥水槃盛盥棄水也凡行禮其以槃匱盥而不就洗者尊者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簞中文畧耳祭禮有槃匱必有簞巾

案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此諸侯之小臣故主沃公盥

宰夫設筵加席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

賈疏賓在戶牖

之間南面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

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清醬可以

略此

賈疏決聘禮禮賓公親授
几以無設清醬之事故也

劉氏敞曰設筵加

席几致安厚之義也

無尊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尊者主於食不獻酬 敖氏繼

公曰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

賈疏載
之言載

以汁滓
相載

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

酒也

賈疏獻酬酒不言飲此擬醕口故言飲天官酒人職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注云饗燕之酒不言

飲食之酒云飲是其義也

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賈疏漿人職共王六飲水

漿醴涼醫馳

敖氏繼公曰酒言飲者指其所用名之也

漿云飲者明其爲六飲之一者也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猶醴在五齊而云醴齊之類也言俟者見其已在解特俟時而設之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案酒正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以爲

皆祭祀之酒至四飲則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
醑注以清為醴之已沛者四飲惟此為酒與三酒中
之清酒不同此注以飲酒為清酒蓋指四飲之清以
其為酒而在四飲之內故謂之飲酒非三酒中之清
酒也疏說疑誤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賈疏酒常在堂
若不特言則凡

中亦舍之嫌謂酒漿
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教氏繼公曰此所饌者謂豆

簠簋也

案具言饌者異器且殊列也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
南上經之通例陳酒皆先於陳饌以非宰夫所掌故
也飲亦酒類故別言之凡在東房者惟漿及梁宰夫
以授公餘俱宰夫設之又案自羹定至此七事皆
所謂具也以自外而內為序鼎具于門外當門洗具
于阼階東南槃匱具于東堂下筵具于堂酒漿及饌

具于房七者皆備是之謂具而後乃公迎賓也

右陳設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大門降於國君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 劉氏敞曰公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

案既具而公乃迎賓者亦節也如賓服亦朝服也公
出至大門內而大夫乃出納賓則承擯紹擯皆不出
可知矣以戒賓而賓來故不必出請事而即納之也
春官司服職王祀先公饗射則驚寃疏云食亦驚寃
蓋饗在廟大射禮重故與祀先公同服食亦在廟故
驚寃也以此推之諸侯之饗食宜玄寃而此乃朝服
者以其所食者大夫也大夫朝服故主君如其服以
迎之若兩君相食意必玄寃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秋官司儀職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又云致饗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案夏官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疏云朝覲宗遇皆無迎法今言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即有乘金路迎賓之法也此諸侯食大夫禮雖迎于門內其自寢而出也亦必以車則同姓之諸侯乘金路異姓之諸侯乘象

路與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

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西方賓位也辟遠遁不敢當君拜也揖入道之 敖氏繼公曰此行禮於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此說已在聘禮後不見者故此

案聘禮於公迎賓再拜之節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為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為食已而拜故既

辟還復再拜稽首

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於階三讓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禰廟也三揖相人偶三讓讓先
升 敖氏繼公曰此三揖與士冠禮者同與聘禮者
異

案聘禮君與賓至廟門君先揖入者以聘禮嚴故君
先入以俟之也食禮則殺矣故賓從君而入

存疑賈氏公彥曰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卽就西階者彼謂大夫士小燕食之禮與此不同

案曲禮所言乃指賓之自來而降等者耳若此賓雖降等實銜其君命以來主君禮之所以禮其聘君也豈得以彼例論哉

通論賈氏公彥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

之類是也

公升二等賓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下人君 敖氏繼公曰此下大
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
不過一等

右迎賓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 鄭氏康

成曰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

賈疏序以西為

正堂序東為夾室今立于

東夾之南是東于堂也

敖氏繼公曰大夫兼上

下者言也下大夫西面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東夾南即東堂南舍玷而取節于夾明其去堂遠也羣臣至是方即位于廟則是鄉者公亦不在廟明矣此其異於臣禮與士冠士昏禮主人皆先待于廟乃出迎賓

案此大夫位略同燕禮爾卿卿西面北上之位大夫

與卿同位者以士辟賓而立於燕禮之大夫位故大夫辟士進而列於卿也其大夫之立蓋亦視卿少退與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賈疏

燕禮大射儀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今在門東者以賓由門西也

敖氏繼公曰立于

門東宜東上而統于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以見此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聘

時大夫士之位亦宜如是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正義教氏繼公曰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

案此小臣之位與燕禮同但彼惟小臣師一人者請執罍羞膳及請膳請致皆踵而為之一人足共其役也此則奉槃奉匜執篋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注古文無南上
數云宜從古文

正義賈氏公彥曰宰尊官在小臣下者以小臣位在東堂南故先見之 敖氏繼公曰東夾北北堂下之

東方也宰尊官於此乃見之者位定在後耳宰與羣臣同入以其位在內故後於在外者南上二字古文無之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宜從古文

案此宰內宰也天官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侯國之內宰亦當然也饗賓則夫人亞裸此食禮殺于饗夫人不親內宰位於東夾之北以見外內之官備所以示夫人敬客之意也北堂亦房也房中之東是謂東夾東夾之北則庭也廟北皆庭宰之立位則當東夾之北而在北堂下之東方耳必取節於東夾者欲與大夫東夾南之文相應故也凡禮事婦人之位在東房丈夫則無不露立者

內宰丈夫也故立于庭以其爲治內贊夫人之官故在東夾北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宰夫之屬也

賈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

敖氏繼公曰宰大宰也

案下經授公醬梁及爲賓設豆簋鉶稻者皆宰夫也宰惟授公清視宰夫爲尊則宰非宰夫之屬明矣大宰則司徒之兼官三卿之長不應不立于東夾南而在東夾北也注爲南上二字所惑故以宰夫之屬言

之教氏以爲大宰則亦未詳於外內之辨也其下卽
內官之士豈其倫乎

存異賈氏公彥曰東夾北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
當

案士昏記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則北堂之南猶是
房中也房中之南則堂之東楹東也豈所謂東夾北
者在此乎賈意以東夾之北一架通爲房中則房中
之北亦通爲北堂故云然耳此爲特牲注房中之東

當夾北一語所誤也或云北堂之南南字當作東蓋
字誤耳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之宮內宰之屬也自御大夫
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食賓自無事

賈疏

皆助君食賓非
已之事故後入

教氏繼公曰內官之士內小臣之

屬也在宰東北少退於宰也此惟取節於宰則宰獨

立明矣

案聘時有聘享於夫人之禮故夫人之官同共其事以助君也此為內宰之屬則位于其上而少進者為內宰明矣此內官士也非奄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天宮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內宰

案諸侯未必無內宰但爵差卑當以上士為之內官之士則又卑矣未可以當內宰也

總論劉氏敞曰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

案羣臣之位亦以自外而內為序大夫匕鼎士設俎設羞小臣奉槃匱宰授公清內官之士當佐宰夫之饌蓋莫不各有事焉而注謂自無事者以凡有事者皆從公為之而無事於先入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上自統於賓也 敖氏繼公曰

介位序於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於聘時也

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少進負東塾北面東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承擯已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

賈疏

介統于賓則擯統于君而東上可知承擯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

案介位於燕禮為士旅食之位但彼東上而此西上者主賓異也其位序於內官之後者先主而後及賓也下記云卿擯由下故知上擯之擯在阼階下也下經云擯者退負東塾則上擯之本位亦與承擯紹擯

同負東塾也注云士西教氏云士東負東塾則遙對東堂而當在士東矣

右羣臣及介卽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再拜者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賈氏公彥曰公方一拜賓卽降賓降後公又一拜猶下侑幣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教氏繼公曰至再拜言其拜至之數也賓降之上不言公一拜者

文脫耳於公一拜而賓降者急於答拜亦所以辟之
至再拜說見士昏禮

案云至再拜者言公之拜至亦再拜明其拜數也云
賓降也公再拜者言公之第二拜在于賓降之後明
其拜法也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
從子雖將拜興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階東少就主君也擯者辭辭其

拜於下也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終其再拜稽首

賈氏公彥曰據公未降之前賓為一拜雖辭賓猶終再拜稽首也擯者辭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
敖氏繼公曰拜也謂賓不從其命而拜也曰者擯

者辭也公降一等辭止其又拜也公辭而賓猶欲拜故擯者復釋辭以止之而賓終不從命也君於臣乃拜至其禮太崇故答之亦與常禮異

案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

媵爵於公皆是也若為賓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
為賓者是也聘禮私覲賓降拜于階東視階下為稍
東別於已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為少就主君也賓在
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即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
也公見其不聽擯者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
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
兩辭之間而賓之再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即
興若然則下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賓栗階升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

賈疏謂疾之意

不

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

賈疏拾級據階而說連步據足而言其實一也此尋

常升法燕記注云栗階謂越等

敖氏繼公曰升不拜者以其終拜

於公辭之後也栗階說見燕禮

案賓升不拜者以臣禮自處雖得公辭猶不敢拜於上也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 敖氏繼公曰拜下者臣也拜於上者賓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 賈氏公彥曰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

案賓宜拜於上升不拜則不成其爲賓矣故命之拜以成之是謂成拜燕禮於公取解酬賓之節賓亦下既拜升復拜與此同但彼辭以小臣不以擯又公不從降則以燕輕於食且彼燕本國之臣而此則食異

國之臣故也

右拜至

士舉鼎去甬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

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

甬石經及古本作冪監本

已改今從之碑南南面石經及古本缺一南字此有之蓋後人所增也鼎西南之南衍文注今文奠爲妾

古文待

爲持

正義賈氏公彥曰去甬于外者以入當載于俎故去之士喪士虞皆入乃去甬喪禮變於吉也 敖氏繼

公曰去鼎亦右人也次序也次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南衍文皆傳寫者誤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于外內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蓋各立于其鼎之東南面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郝氏敬曰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

案聘禮歸饗之鼎設于西階前以其歸于賓館賓之

也少牢禮之鼎陳於東方以其行禮于廟內之也此陳于碑南雖賓禮主之者君也歸饗之鼎上當碑南陳則亦遙直碑矣但彼遙以碑為節此則正當碑南耳歸饗之鼎東面者鼎在西也少牢之鼎西面者鼎在東也此鼎南面者鼎在碑南也北上者縱陳之西上者橫陳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

案此注未知何指豈以經有出自鼎西之句而云爾

邪鼎既陳乃有鼎西方舉鼎時則何東西之有如謂
入由闌東出由闌西則經固無文即果然亦是出入
公門由闌右之常法而無為賓之義也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人掌割烹之事者旅人雍人之
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互文相備也

賈疏
雍人

言入亦退旅人言退
亦入皆入而退去

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賈疏

少牢雍正執一匕雍府執四匕司士與司士贊者
二人皆合執二俎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

敖氏繼公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于鼎北加匕匕北枋退蓋兼執匕俎者而言旅人其士旅食與

案注知旅人爲雍人之屬者以少牢執匕爲雍正雍府者決之也俎匕之入亦當從鼎少牢之鼎西面其俎西肆匕東枋此鼎南面故敖氏知其俎南肆匕北枋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南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

前卒盥序進南面也

長知
大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長盥以長而序盥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于洗之東南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爲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南面立于鼎後也匕出鼎實也郝氏敬曰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皆盥畢復序進賈氏公彥曰鄉飲射賓盥北面此大夫盥亦

北面可知

案鼎七則匕者當用大夫七人若食上大夫九鼎則當九人而爲承擯者贊者執他事者或有出使者疾病者皆不與焉則一國五大夫之說不可執也五大夫言其副于三卿者耳豈外此遂無大夫乎

載者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 賈氏公彥曰在鼎南稍東也

敖氏繼公曰西面執俎以載也

案上經於左人不言面此曰載者西面則知前待載
時固已西面矣

魚腊飪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禮宜熟饗有腥者

賈疏左傳云王享有體薦

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是饗有腥也

賈氏公彥曰上云羹定

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

在邊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有莞腊有鮮
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
鮮聘禮上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
士冠昏皆用全士喪士虞既夕胖而已

載體進奏

奏千
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
進其理本在前 教氏繼公曰體者三牲則右體腊
其一純與言體而不言骨見其尊者耳牲體之數五

其脊脇各三而皆二骨以並腊則倍之也少牢禮曰腊一純而俎進奏注見鄉飲酒記

案載牲之法少牢禮云載右胖肩臂膞膊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肩臂膞膊骼在兩端脊脇肺置在上其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此禮腸胃別俎故不見腸胃下經云三牲之肺不離則亦無舉肺其載之亦當如少牢肩臂膞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而脊脇肺

居中也但彼進下而此則進奏耳若腊則少牢禮曰腊一純而俎其注云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故敖氏知此之載腊亦一純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三牲與腊皆載體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臠肫骼脊脇彼喪禮用左鄉飲射記云右胖進奏則此亦用右胖之肩臂臠肫骼脇可知既用右胖則左胖為庶羞進奏者生人食法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 陳氏祥道曰腊之

骨如牲體殯奠之腊進祗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於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昏禮腊一純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少牢祝俎髀屬于尻少牢不賓尸腊辨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

魚七縮俎寢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魚七者腸胃有俎故魚亦放其數也縮俎者首尾鄉俎之前後也所以變于牲寢右進髻亦進奏之意魚髻在上腴在下士喪禮曰載魚左

首進髻 鄭氏康成曰右首也寢右進髻也乾魚近
腴多骨鯁 賈氏公彥曰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
東西陳之魚首在右腹腴鄉南髻脊鄉賓若祭祀則
進腴故少牢進腴

通論陳氏祥道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
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髻或進腴凡右首左首者於
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
此禮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

腴此禮進髻而喪奠與虞亦進髻未異於生故也

案乾魚載俎有縮無橫有司徹言橫載之據人橫執俎而言魚之在俎猶縮也至縮執俎以羞則進首變於正祭也其他禮魚皆縮於俎而俎橫設之所以生人則右首寢右而進髻鬼神則右首寢左而進腴也若濡魚則橫載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髻則不論生人與鬼神蓋皆然與陳氏說尚未明析更為疏通之

腸胃七同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腓賤也

此俎實凡二十八

賈疏牛羊異俎此腸胃同俎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

也

敖氏繼公曰腸胃七者大牢之下數也與牲異

俎者大牢之禮也 李氏如圭曰君子不食圉腓圉謂犬豕也取牛羊腓而已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此腸胃與牲別鼎是正法取其鼎數奇也少牢五俎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

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與牲別
鼎故取數於牲少牢并於牲鼎故腸三胃三取數於
脊脇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士喪禮
下篇盛彝奠故腸胃五也

案疏言腸胃膚別鼎同鼎之法大抵三鼎者則膚與
牲同鼎若少牢則既加羊而膚又別鼎是為五鼎若
大牢則既加牛而腸胃又別鼎是為七鼎凡此所加
皆牲體也若九鼎則乾魚之外加以鮮魚乾腊之外

加以鮮腊是鼎之最盛者也至所用腸胃之數則少
牢以五爲盛三爲中一爲殺大牢則以十有一爲盛
九爲中而七爲殺也少牢惟有羊其用五者腸五胃
五凡十其用三者腸三胃三凡六其用一者則腸一
胃一而已大牢則牛羊兼有其用十有一者爲數當
四十有四其用九者爲數當三十有六其用七者則
此注謂二十有八是已

倫膚七

注今文倫
或作論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 敖氏繼

公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膚乃七者

亦效腸胃之數也少牢禮曰雍人倫膚九 賈氏公

彥曰此膚與腸胃皆別鼎俎特牲惟有三鼎故膚從

豕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故膚還從於牲

鼎也 陳氏祥道曰士虞禮注曰膚脇革肉蓋豕肉

之美者不過脇革肉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橫諸俎者以其皆出於牲體故載於俎與牲體同言垂之見其長也不言其垂之所及者腸胃與膚其長或異 鄭氏康成曰腸胃垂及俎

拒賈疏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

通論陳氏祥道曰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士喪禮下篇大遣奠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腸胃常在先

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順其在牲之性也

賈疏腸胃在牲而垂

案腸胃細若縮俎則不能出于俎外况膚之長又胸
馬故必橫諸俎上不嫌其下之空也注疏甚迂幾見
腸胃在牲腹而垂之者乎

總論郝氏敬曰自載體以下至此言載俎之法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匕奠於鼎謂加匕於鼎上也位東

夾南之位 鄭氏康成曰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

又待設俎

賈疏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

案匕鼎西上則最西之鼎大夫長所匕也其進也大
夫長在前比其畢也匕膚鼎者先退是謂逆退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注古文壹皆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盥將設醬辭辭其從已壹讓殺於

初 敖氏繼公曰公辭賓亦對而反位於階西於是
小臣各執槃匱箒巾以就公盥

案凡降盥而升皆一揖以距階近無三揖之位也始
至于階三讓至此惟一讓則殺於初矣亦公升二等
而後賓升

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授公也醢醬以醢和醬

賈疏此經所陳

物異者皆別器下但言醬不別言醢明以醢和
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

公設

之以其為饌本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

賈疏公設當席中故

東遷之

敖氏繼公曰宰夫授亦並授也下放此公設

之示親饋也辭者辭公親設也辭時蓋東面於公之西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為少西必少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為禮也下放此賈氏公彥曰蒲筵長丈六尺於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

郝氏敬曰公立設賓坐遷之

案東遷所者東而遷之於其當設之所也不定其所者席所設之西可容一清而此清與席西之梁相距可以容人即其所也此所既定即下設清之所設梁之所皆定矣故惟此言所而下於清於梁惟言坐遷之不復言所所設之饌在席前不在席公蓋北面設之又案疏謂正饌與庶羞分列席之東西未為不是下經設庶羞云旁四列則敖氏謂正饌中席而庶

羞在旁者義尤長

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

疑魚乙反注
今文曰西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事未至故離其拜位也序內西鄉
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各俟於此與鄉
飲酒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
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賓不立階上
以主君離阼也

案阼階東者主人正位今公立于序內故注以爲示
親饌然據下侑幣時饌已設訖而公之所立不異則
知此位乃以公尊而變于常禮耳至賓之正位本在
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亦非以主君
離阼而後然也疑立見鄉飲酒禮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昌
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

醢他感反鷄奴兮反菁
子丁反劉音精注今文

鷄皆
作麋

正義鄭氏康成曰醯醢醢有醢賈疏醢人注醢肉汁昌本昌蒲

本菹也

賈疏醢人注昌蒲根也細切爲齏全物若脯爲菹經言菹不言齏菹卽是齏也

醢有

骨謂之醢

賈疏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

菁蕘菁菹也

賈疏卽今

菁蕘

賈氏公彥曰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八韭菹醢醢

已下依此爲次此用其六 教氏繼公曰六豆爲二

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外列

統於內列也食禮用朝事之豆者君尊故其用之自

上者始也若朝事饋食之禮兩有則其籩豆乃各有

所屬焉 郝氏敬曰醬處最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別
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鹿韉北接韭菹也

案燕禮薦使膳宰者以宰夫代獻也此禮無獻故宰
夫薦前於醬已言自東房矣此復言之者以醬為饌
本而豆則繼饌故須兩明之也至下之梁稻與醬同
列可以醬例之其簋及鉶與豆均饌可以豆例之故
不更明其所自也 又案醢人朝事饋食加羞皆八
豆者天子之禮也以聘禮致饗及此篇食上大夫之

禮攷之則諸侯所用豆數亦同豆數同則籩人之籩數亦同矣此所食者下大夫故減其二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

正義鄭氏康成曰亞次也不言絜錯俎尊也

賈疏上設豆絜

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絜不錯

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

下牲賤

賈疏豕在牛羊之下膚豕之所出

敖氏繼公曰當豆南者

牛俎與羊俎之半也設俎之法每者必當其兩豆欲

其整也特在豕東 郝氏敬曰俎七設于六豆南南
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
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腊腊東腸胃
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在東獨設
無并曰特

索燕禮設俎使膳宰者以俎不自鼎升出於寢東也
此使士者以俎在庭也薦豆必縉者以豆惟二類欲
其相閒也簋亦二物故錯設之亦欲其相閒也俎則

爲物各異故惟以貴賤爲次無取于絳錯且俎數奇
又不便於絳錯也士不言升自西階者可知也士以
俎升贊者之大夫亦從之而升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敖氏繼
公曰甸人加扃乃舉鼎其出也亦匕先而鼎後
案順出者對上次入而言謂順其入之次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者士設俎

未畢故甸人舉鼎以出也

案舉時牲在鼎故使士徹則空鼎耳故使甸人古人之徹必待事畢若設俎未畢無徹鼎之理蓋士既設俎則復其門東之位於是甸人乃入舉鼎以出也甸人不與門內之禮事故屆時而入出則不反耳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

西稷錯以終南陳

錯七各反注並今文
曰併古文簋皆作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並併也 敖氏繼公曰東北上惟

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於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疏數可知矣

案食上大夫八簋此下大夫故六聘禮歸饗於賓堂上八簋歸饗于上介堂上六簋與此同也豆與俎西上而簋與鉶東上者既先設豆俎即依豆俎以爲節也簋不徒曰東上而曰東北上又曰南陳者見其東

西雖與豆俎異上而自北而南則與豆俎同也

大羹清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

賓辭坐遷之

大音泰和戶臥反鐙音登注今文清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正義鄭氏衆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鄭氏康成曰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無鹽菜貴其質

瓦豆謂之鐙

賈疏詩毛傳云木曰豆瓦曰鐙

有益者饌自外入爲風

塵坐遷之亦東遷所 敖氏繼公曰此大羹謂牛汁

也不和者以無肉菜尚質也以五味調物謂之和周
官食醫職凡和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凡清皆不
和經特於此見之自門入者清在爨也士昏禮曰大
羹清在爨記曰亨於門外東方足以明之矣入反位
自東壁而適東夾北也設清于醬西是醬清東上也
凡醬清之位變於正豆 李氏如圭曰清升自阼階
者公親設之故也 賈氏公彥曰宰位在東夾北今
以蓋降出送于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 鄭

氏鐸曰賓客亦共大羹者荀子曰大饗食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

祭大羹滫已見士昏禮但彼以豕為上牲則豕滫此以牛為上牲則牛滫也實于鐙者器亦尚質以其類也然則凡大羹滫皆實于鐙經特於此見之滫與鉶為類特牲禮主婦設兩鉶隨設大羹滫但以滫由門外入故設之不以主婦耳其實則主婦職也此禮宰執之以授公亦足見宰之為內宰矣 此下之鉶與

前之豆俎及簋所謂正饌也不連設之者以大羹與
鉶羹皆羹也而大羹爲貴故將設鉶羹必先設大羹
也右執鐙左執蓋明其執法也言由門入則是宰親
取鐙於門外矣盡階不升堂下經騰羞者之儀若是
此宰亦然者以其授公也設于醬西蓋亦當席中設
之席中於醬亦爲西賓之遷之則視公所設處爲稍
東也公旣設則復其序內之位賓旣遷亦復其階西
之位不言者以前設醬後設梁其文已明前後相例

則此可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

賈疏諸侯無大宰以

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曰宰夫之長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正義鄭氏康成曰鉶菜和羹之器 敖氏繼公曰東

上變於豆

案四鉶者亦殺於上大夫二而與歸饗之上介禮同也設鉶之法又與設簋異者簋惟二物則可錯鉶三

物不可錯若六鉶則絳之此四鉶故但以牛始以牛終然以牛羊豕順數而益一牛則亦絳意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案歸饗之陪鼎腳腫脰與此庶羞之腳腫脰一也其在鼎則爲陪鼎在豆則爲庶羞歸饗曰陪鼎盛大禮也食禮之庶羞則不自鼎升矣鉶羹但羹耳不可以

爲豆實蓋出于鑊未必由於鼎也詎可混而一之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豐所以承觶者也 敖氏繼公曰

實觶加豐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爲下文發之
不授觶者以未用也設于豆東者不主於飲且後用
之故不欲其妨

存疑鄭氏康成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
也凡奠者于左

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其設於豆東蓋與下設于稻西之漿飲為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似不得以奠而不舉之酒例而論之教知具饌時已實觶加豐者以經云無尊故也

宰夫東面坐啟筮會各卻于其西

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筮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筮之西賈氏公彥曰卻者仰也筮蓋有六兩兩相重而仰之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敖氏繼公曰此六簋為三列每列之二會則各相重而各置于其列之西故曰各卻于其西

右設正饌

案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清自階升至釔則復由房出其上下設饌之人亦相間以成禮者如此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

食如字

正義敖氏繼公曰贊者所謂上贊也負東房負其牖

也士喪禮曰祝負牖南面然則此其上贊之正位與
具謂正饌已具再拜者欲賓食禮之也拜亦當楣北
面鄭氏康成曰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再拜拜賓
饌具

案凡立未有當戶者恐妨於出入也雖無出入者亦
不當戶此贊者負東房當在房戶外之東士喪禮君
視大斂君升自阼階祝負牖南面其位蓋與此同再

拜揖食經文自明不必言拜饌具饌具而拜祭祀尸未入前有之記云贊者從俎升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成拜降未拜

案此拜與燕禮為賓舉旅時賓酌膳解及聘禮致幣時賓升聽命之拜同法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

辯音遍下並同擩人

悅反劉而懸反注今文無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孺猶染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孺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孺于三豆是其徵也上豆韭菹醢醢也祭于二豆之間少北此節見少牢下篇

案醢不可取故以孺為取主言韭菹者以其為上豆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

坐

賈疏引少儀者見贊興賓亦興之義

賈氏公彥曰此所授皆遠賓

者故菹醢及劔不授 敖氏繼公曰辯謂辯取於三

簋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以右手而實

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壹者文

已明也 郝氏敬曰東面坐簋西地空也六簋辯取

合祭也

案上宰夫之啟簋會此贊者之取簋實皆曰東面坐是坐於閒容人之處也下經曰賓自閒坐此不曰自閒者此時未設加饌未得有兩饌之閒也必兩言辯者黍稷各三簋亦各三取若總言辯嫌於黍稷各一取卽爲辯也注知於豆祭者以少牢禮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尸同受祭于豆祭者決之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注古

文壹
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肺不離者剝之也不言剝剝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剝之便賓祭也賓祭於豆祭敖氏繼公曰云不離者見其爲切肺且明無舉肺也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上言興授此言興受文互見耳

案祭肺舉肺並見士昏禮祭離肺之儀見鄉飲酒禮舉肺與離肺一也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謂

離肺也此云三牲之肺不離則非離肺是祭肺也食
禮應用舉肺以其食時不舉祭訖不齊故不以離肺
而以扞肺扞肺即祭肺也然食禮又不得以祭肺名
之故曰三牲之肺不離所以見其宜用離肺而不用
也不離謂已扞之不必離也蓋以贊者壹授賓壹祭
三肺並在手則難于絕之以祭矣故注云此舉肺不
離而扞之便賓祭也祭之而不齊者以非飲酒禮也
下經贊者取庶羞曰北面坐此取肺亦宜北面不言

者文不具凡賓受皆興祭皆坐經特于此見之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壹猶稍也于是云賓興受坐祭重
牲也賓亦每肺興受

扱手扱上鉶以柶辯擣之上鉶之間祭

扱始銳反
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扱其鉶菜也 敖氏繼公曰扱

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擣之者
遂以柶擣三鉶也四鉶皆有柶其擣之則惟用上者
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略同上鉶之間謂內列二鉶之

閒少北也祭鉶不於豆祭而于鉶閒者其大牢之禮
異與 賈氏公彥曰云上鉶之閒祭著其異於餘者
餘祭于上豆之閒

案辯擣之者謂以上鉶之菜擣於餘鉶之汁所以示
辯也特牲之二鉶皆豕故惟曰祭鉶而已少牢則羊
豕異故曰祭羊鉶遂以祭豕鉶此則又有牛鉶故辯
擣以祭

祭飲酒於上豆之閒魚腊醬清不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敖氏繼
公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清屬於鉶故此雖設之
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
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賈氏公彥曰以有三牲故魚
腊不祭入庶羞則祭之下文庶羞皆有大賓兼壹祭
之少儀云祭膾膾魚肉之臠是亦祭之也

案飲與酒皆祭則酒亦以飲漱明矣大司馬職大祭
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云牲魚魚牲也是魚有祭

也此不祭魚者侯禮異于王禮食大夫又異于食諸侯也醬清不祭者醬類於醢清等於鉶醢之祭也以菹孺之鉶之祭也以菜孺之醬清皆特設醬無菹清亦無菜無所以孺者故不祭也

右賓祭正饌

案玉藻曰賓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此賓祭不辭者彼謂敵禮此則臣禮故異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騰錄監生臣周元